



【浮世绘】

尘埃一日

□安宁

一直纠结要不要为了美，补侧门牙旁边的牙缝。去牙医诊所咨询，女大夫正赶着下班，指出利弊，劝我再多方打听一下，想好了再做决定。

那个牙缝天生就有。小时候，大人们都说我有福，因为能存钱，牙缝里的确能将一个硬币竖着放进去。但长大后也没见自己成为暴发户，不过是领着一份薪水，过寻常百姓的日子。最近因要去电视台拍摄视频的缘故，忽然想起上次春节晚会，他们邀请我做嘉宾，节目播出后，一位朋友打趣说，你很上镜，唯一缺点是牙缝有点大。我这才注意到这个缺陷，纠结着要不要补上。百度一查，有人说牙缝是“漏财”的象征，竟然跟小时候村里人的看法完全相反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诊所里全是人，有小孩来补龋齿的，也有老人植假牙的。除了牙缝不雅之外，我天生一口好牙，从没为牙齿操过心，自然也没出入过牙医诊所，进来一看，才明白为何牙医是一个赚钱的职业，因为一颗牙实在是太贵了。种一颗假牙，费用要一两万元，即便像我这样补个牙缝，最便宜的材料还要四百块。如此说来，保护牙齿等于存了一笔巨款，想我嘴里三十二颗牙齿价值六十四万元，大概能买一个房间了。这样想想，再看周围人的嘴巴，忍不住觉得里面藏着一张大额存款单，或者住着一个精致小户型。

一位衣着很不讲究、皮带都没扣好的黑脸大爷，拿了厚厚一沓广告走过来，他说跑遍呼和浩特所有的牙医诊所，把每个诊所的费用都问清楚了。得知我要补牙缝，他还热情地想加我微信，说要把搜集到的情况跟我共享。他的状况很是糟糕，满嘴几乎没有一颗好看的牙齿，而且每个牙缝都很大。相比起来，我的牙齿几乎称得上完美。忽然想起一次在校园里遇到一位女同事，看见我咧嘴笑，她立刻一脸羡慕：哎呀，你的牙齿好漂亮，那么整齐！我那时从未关注过自己的牙齿，而我的同事大约也不会想到，不久后，我竟然会为了一个细细的牙缝烦恼、纠结。

还好女大夫赶着下班，不给我做，回来后我又在网上搜寻了很多资料，得知这种方式补的牙缝很容易脱落。网上还看到一个人，就在我咨询的诊所里补了牙缝，结果没过一年就脱落了，但诊所并不对此负责，因为提前已告知过顾客，不能啃食硬的东西。想到以后补了牙缝，看上去是美观了，却因此不能再啃骨头，吃饭刷牙也要小心翼翼。更要命的是，可能某一天吃饭时，那些补牙材料脱落并掉进我的肚子里……

算了，还是保持天然本色吧，该咧嘴大笑的时候就笑，管他有没有牙缝。忽然想起从牙医诊所回来的路上，接听了一个朋友的电话。他说他每天都非常焦虑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什么也不缺，功名利禄尽收囊中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快乐过，每天都被席卷进无休无止的会议、文件、活动、出差及人际关系中。他的身体因此总是不適，高血压、颈椎病、心率过快、失眠，以致一有活动，就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获得短暂的睡眠。我在电话里听着他不停地叹气，像秋天里随风飘摇的一片枯叶，便不知说什么好。他弄丢了作为人的最单纯的快乐，被过山车一样高速运转的生活裹挟着，永远停不下来。相比他，我这来自牙缝的烦恼几乎不值一提。

这样想想，便将牙齿的纠结抛之脑后，继续如常的人生，起身更换床单被罩，收拾卧室，将脏衣服放进洗衣机。一边喝水，一边听着隔壁传来的断断续续的钢琴声，那声音清寂、缥缈，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，动人心弦。

黄昏，大雨在轰隆轰隆的雷声中抵达，清洗着一天的尘埃。慢火两个小时，砂锅里熬着排骨萝卜汤，排骨熟后，盛入碗中，边看女儿香喷喷着，边将挂面投入汤中，直到浓香浸入，红的西红柿、绿的菠菜、白的萝卜在锅里一起翻滚，人的食欲之门砰地打开。

面煮熟的时候，抬眼看看窗外，雨下得愈发大了。那些曾经纠缠着我的人生烦恼，此刻，全都消失在茫茫雨雾之中。

【在人间】

记忆中的八月十六

□李培乐

在记忆的长河里，总有一些日子闪着光芒，即便在时间隧道的深处，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到它。回味它，就像是喝醇香的美酒，时间愈久，味道愈浓烈。对我来说，八月十六就是这样的日子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这个日子从过完年后就一直盼着。因为它，让一年有了甜蜜的期待，让经济并不宽裕的日子也变得醉人了。为何是八月十六呢？因为这是爷爷的生日。在我的生命中，爷爷是最慈祥的存在，也是我儿时智慧的源头，他出口成章的古文总是让我充满好奇。他老人家姓李名元德，1917年阴历八月十六出生，2005年去世，享年90岁（农村的算法）。爷爷从60岁开始过生日，所以这样的热闹持续了30年。

在农村，每年这个时候几乎都是秋收的季节，每个人的脸似乎永远洗不干净，头发里满是黄土，手上是洗不掉的黑色老茧。此时的他们，每天拖着累得半死的身躯，只想快点躺在土炕上，让疲倦至极的自己得到生命的缓冲。

我们每年中秋节几乎都是草草过、忙碌过，因为这天是准备爷爷八月十六生日的日子。家里大人一大早就起来，一刻不停地劈柴，因为要炖肉，猪头要褪毛，一两个小时都弄不干净，最后只能用烧红的火钳一遍遍地烧烫。娘是最忙的，买菜、整理、备菜，“和面蒸馒头、剁肉、炸肉圆、炸藕合等等，一天停不下来，每次你爷爷过生日，我就是过坎儿。”可惜，小时候我一点忙也帮不上，也从来不去想娘的忙碌。我记得那时我家养着羊，每年爷爷生日，爸爸都会宰杀一只，宰羊的过程透着血腥，特别是自己亲手喂大的羊。曾几何时，听到小羊的惨叫，于心不忍。可是慢慢地，对于羊肉的渴望，总是能弥补我内心的小伤痛。

万事俱备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早早起床。爸爸清扫院子，支起大锅，已经剁好的羊肉，能吃的部分全部煮上，满满的一大锅。知道啥叫临朐全羊吧？那是真的吃全羊。我和姐姐最忙活的就是去左邻右舍借凳子、借茶壶、借碗筷、借桌子，利用自己聪明的小脑袋瓜记得清清楚楚。事后，清理干净，还要准确地物归原主。屋里、天井里，桌子一张张摆好，碗筷放好，马扎子按人数放置。等这一切准备就绪，客人们就该来了。

每年四姑父都是第一个到。毕竟他们村与我们村只差一两里地，四姑和两个表弟也随之到来，院子里立马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和孩子的吵闹声。我们肆无忌惮地跑着、玩着，在自己的活干完之后，带着一群小伙伴爬五子山、逛水库、逮蚂蚱，那种欢乐流淌在闭塞的山村，让山村也有了一些活气。

我最高兴的还有收贺礼，一件件往小屋里搬，一边搬一边打量，有好吃的恨不得马上拆开品尝。那个年代，随礼基本都是月饼和丰糕，还有饼干、桃酥，偶尔也有麦乳精、啤酒、白酒等等。我只知道，每次光月饼就能收高高的一摞，直到刨完地瓜，我们家的月饼和丰糕还没吃完，甚至到过年的时候还有。那时的丰糕应该已经过期了，硬得硌牙，可是我们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。

那一天，慈祥又有文化的爷爷早早地就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，他的胡子不多，花白相间，梳理得一丝不苟。然后他拿着自己的高板凳，端坐大堂。亲戚们放下礼物，都奔着爷爷而去，嘘寒问暖。爷爷总是面带微笑，侃侃而谈。等客人基本都到齐了，宴席开始，我们小朋友自然是单独一桌。现在都说光盘行动，我们那时盘盘都光，而且是风卷残云，恨不得自己的嘴巴再大点儿、自己的手再快点儿，因为这是一年到头最丰盛的宴席了，盼了一年的大餐，可想而知大家的欣喜和渴望。特别是那香喷喷的羊肉，一碗一碗，吃完了端着碗就往厨房跑。大人的桌上也是一样的盛况，肉一上来迅速被吃光，大家再轮流喝汤，然后有人端起碗跑厨房。还记得四姑父去厨房盛羊汤的时候，总是先往嘴里填上几块肉。七八十斤的羊，一顿饭吃得干干净净，最后只剩带着几根香菜的锅底。

宴席上酒是不能少的。那时的人，从来没有啥健康饮食的概念，更没有不喝酒的说法，喝酒一定要喝足。每桌四五瓶白酒，很快就一只只空瓶躺进桌子底下。很多人喝得满脸通红，喝到说不清话，更有甚者，跑到猪圈去躺在臭泥里，真是五花八门。

对于这一切，我们都习以为常。谁会喝醉，谁会惹事，都门儿清，可是每次都无法阻止。就这样，一年一年轮回。当然，必须说一下三老姑。年轻时是个美人的她，衣服干净整洁，虽然是小脚，走路却很麻利。每次她的到来都让我充满期待。因为三老姑家有果园，有喷香的大梨、苹果，她总是用蛇皮袋装满满的一袋子带来。做事痛快利索的三老姑还会给爷爷蒸寿桃，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她。

还有爷爷的侯姓外甥，他每次都带着相机，带着我可能从没见过的礼物，给我们这个农村的聚会增添别样的快乐。小时候的不少照片，都是他老人家给照的，也因此留下了永远的画面。

后来，生日宴大画面中的人，开始有人永远离去，一个、两个……直到爷爷离去，这场盛况空前的聚会就此戛然而止。于是，每个八月十五，每个中秋节，我都会念叨：“如果爷爷活着，明天又热闹了。”

【有所思】

我的大河梦

□李晓恬

初夏，雨夜。风微凉，路清冷。路灯氤氲着温暖的昏黄，树叶跳动着错落的交响。

回家的车辙从千佛山麓出发，跨过护城河，路过黑虎泉，沿大明湖的侧身擦肩而过，蓦然发现，来济南的二十年里，我便在这不大的圈子里兜兜转转，拥着山、河、泉、湖，读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平平无奇中收获至爱清欢，踽踽前行中奔向四十不惑。未曾想过，忽有一日，奔涌大河，入我梦来。

我在壶口见过她。假期出游，驱车千里，把地图上的小小图标寻找。盛夏时节，她气势磅礴倾泻奔腾，我努力想要贴近她的心口，张开双臂便撞了个满怀，水雾缠绵似薄纱轻轻拭去旅途的燥热，涛声雷动如大地跃动有力的脉搏。我们乘直升机盘旋于她的上空，看她由宽阔处缓步而来，不疾不徐地孕育着力量，及至刹那间澎湃而下，以排山倒海之势接受天空的检阅，载歌载舞，不舍昼夜，汇百川而成一脉。母亲河，不愧是她！那一夜，宿在黄河渡口，枕河而眠，皆是安澜之梦。

这雨夜我再次见她。穿过山、河、泉、湖的拥抱，我的心一路向北，不必到假期，不必要远游，在即将到来的每一个极其平凡的工作日里，往来晨昏，长路漫漫，跨越——成为我和她每日固定的相约。蜿蜒千里再次相逢的时候，她收敛锋芒，藏起惊涛骇浪，载着千年古城的鹊华新梦，驶向未来和希望。一座座大桥飞架，一条条隧道前伸，一手牵起老城今貌日新月异，一手擘划雄伟蓝图生态发展。跨过她，我才看到前所未见之济南，一马平川的田野上茁壮着湿地，花田，也蓬勃着科技、会展，矗立的塔吊是拓荒者的宣言，铺陈的新路是耕耘者的红毯，春风写就的邀约携我至此，看一座崭新的学校依偎着她开启明天。

在这里，我要牵起好多双可爱的小手，和他们一起在她身旁雀跃，循着她的足迹，耳濡目染在她的故事里。她是满篇精彩的教科书，我要站在操场的看台上，和孩子们远眺蓝天白云下的凤凰大桥，一起吟咏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她是理想肥沃的育人梦田，我要埋一颗种子，用她厚重的文化滋养灌溉，护它生根发芽，让可贵的童心结出纯真的诗行。她是行走中的博物馆，我要把她丰富的资源变成多彩的课程，流水沙石，植物动物，所见即所学。作别所有的熟稔，来到陌生的这里，我的梦却又变得活泼泼的，慢慢生出了枝丫，渐渐繁茂了枝叶，与大河之梦交织辉映，便有了不畏难的勇气。

滔滔大河，沉淀着历史的苦难，奔涌着民族的信仰，激流勇进，生生不息。小小的我，也许就是她怀里那不起眼的一朵浪花，用力地托起一个个小小的梦想，哪怕只是一叶扁舟，也要送其奔向逐梦的海洋！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